

●沉淀的人生丛书

凋零的

——英年早逝作家的

美文随笔

夏洛蒂·勃朗特 等著 孙硕夫 选编



芳菲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奥佛伯里 (英国)

- 美丽快活的挤奶女..... (2)

雷慕 (英国)

- 朱诺..... (5)

- 阿波罗..... (6)

- 论爱..... (7)

- 论生活 (10)

- 论来世 (16)

- 论死刑 (节选) (22)

- 论基督教 (28)

诺瓦利斯 (德国)

- 夜颂 (之三) (60)

济慈 (英国)

- 致芳妮·布劳恩 (63)

贝特朗 (法国)

- 五只手指 (68)

莱蒙托夫 (俄国)

- 毕巧林日记 (72)

夏洛蒂·勃朗特 (英国)

书信四则.....	(103)
裴多菲 (匈牙利)	
旅行札记 (节选)	(114)
埃米内斯库 (罗马尼亚)	
经济杂谈 (节选)	(128)
两代人 (节选)	(132)
兰波 (法国)	
闪电.....	(140)
黎明.....	(141)
花.....	(143)
清晨.....	(144)
尾崎红叶 (日本)	
阿宫致贯.....	(148)
诺里斯 (美国)	
小麦.....	(156)
国木田独步 (日本)	
武藏野.....	(159)
空知川畔.....	(187)
西曼伦 (亚美尼亚)	
少妇的梦.....	(204)
哈谢克 (捷克)	
圣徒马丁·伊里德封斯基的耳朵.....	(207)
皇上弗兰西斯·约瑟夫肖像的故事.....	(222)
在家里、街上、机关、商店、戏院	

里、飞机上和足球比赛时的处世之道·····	(229)
上帝颂·····	(237)
斯米尔宁斯基 (保加利亚)	
赤脚的孩子·····	(242)
致彼岸世界的信·····	(244)
奥斯特洛夫斯基 (俄罗斯)	
我的一天·····	(252)
理想与幸福·····	(257)
我的幻想·····	(259)
沃尔夫 (美国)	
远和近·····	(268)
米吉安尼 (阿尔巴尼亚)	
樱桃·····	(274)
泽涅里·····	(278)
伏奥克 (捷克)	
乐观的故事·····	(283)
我生命的果实 (一) ·····	(289)
我生命的果实 (二) ·····	(292)
我生命的果实 (三) ·····	(293)
太宰治 (日本)	
和子致上原·····	(297)
爱伦·坡 (美国)	
创作哲学·····	(302)

奥佛伯里

(1581~1613)

托马斯·奥佛伯里，英国 17 世纪“人物记”作家，做过英王宠臣的秘书和顾问。后因言行触怒了国王，于 1613 年被监禁，同年被毒死在狱中，年仅 32 岁。

奥佛伯里的成就在于他是英国最早使用“人物记”进行写作的作家，而且也是当时最负时誉的作家。他的长处是文字精炼，富于技巧与色彩，用语新颖、警辟，能够自出机杼。代表作有论婚姻的诗篇《妻子》和散文集《人物记》。

美丽快活的挤奶女

一个村姑，完全不假脂粉来增添颜色，然而顾盼风流，足以使一切洋沐减色，她懂得一张秀靥并非盛德之饰，因遂置之不顾。一切优点美质在她的身上是那么处境安详，几如悄悄潜入一般，完然不知不识。她的裙裾的衬里（即她的肢体）要比她那服装的外表更为强胜；虽然她周身不是用取自茧丝的绮罗装成，但却朴质无华，秀丽天成。她不曾因早晨迟起而损害容颜身体；自然教导她慵懒贪睡会使灵魂生锈；因此她每天总是随着商答克里（即女主人雄鸡也）一同起身而夜晚则以羊儿入圈之时为其晚钟。她挤奶时，奶头经她纤指一捏，仿佛过了甜美的榨机一道，奶也出得更纯白可爱；不曾有手套上的脂粉气味窜入其中。她收割时，金黄的麦穗应手而倒伏礼拜在她的脚下，仿佛甘受其束，甘受其缚。她不得兰芷香萍芷而吐气芳馥，终年散发着六月般的清香，如

新积的草堆那样。她的手因劳作而坚，但她的心却因怜悯而变柔；而当冬日的晚间夜来较早时，她总是喜欢坐在纺机之前，面对令人眩迷的命运的纺车，吟哦一首反抗之曲。她做每件事情都是那么优美，似乎她天生不会做坏事，总是存心把事做好。她的一年所得多花费在下一次的集市之上，而在挑选衣服时，美与不美全在是否体面大方。花园与蜂房便是她的全部医疗与药物，而她却活得很长。她敢单独外出，夜间敢去给羊开门而不怕邪恶，因为她自己便心无邪念；但她实际上并不孤独，因为她不论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古老的歌曲与诚实的思想，以及祈祷；往往很短，但却灵验，不是那么絮絮叨叨，使人生厌。最后，她的清梦是那么纯洁，她并不怕说给别人；唯独礼拜五夜晚的睡梦她有禁忌：她不敢告人，畏惧触犯。这就是她的生涯，而如果一旦死去，她但愿是个春天，这样她的殓布之上好插满花枝。

（高健 译）

雪莱

(1792~1822)

波西·比希·雪莱，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但从小就与保守的父亲持有不同政见，后来导致与家庭决裂。早年接受启蒙主义思想和英国激进民主派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社会观点。在牛津大学就学时，因印发《无神论的必然性》被开除。不久赴爱尔兰参加民族独立运动，后来被迫永远离开祖国，定居在意大利，一直到乘船海行，在风暴中遇难。

雪莱虽然只活了 30 岁，但他的诗才是壮阔的，既有富于政治思想性的诗，充满对专制暴政的抗议和对自由与理想社会的追求，使他成为最理想的浪漫主义者；也有优美的抒情诗，特别是爱情诗，显示了瑰丽的色彩和动人的音韵，使他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之一。代表作有《自由颂》、《云雀》、《海拉斯》等。

雪莱 (7 篇)

朱 诺

一件技艺高超的雕像。朱诺的神情中流露着一种君主的冷峻、威严，带有一种悲哀。她的双唇很美——尽管这两片唇中很可能会吐出讥诮嘲讽之语，却毕竟不是没有动人之处。一个有着优美的嘴唇之人绝不会很糟。这两片优美的唇永远不至于表达完全自私的感情——因为唇是想象的灵魂。朱诺的重重衣饰是精心设计的。这里，表达朱诺一条腿向后伸这一动作的想象极为出色：在左胸处分岔的重重衣饰的皱褶，大胆而审慎地紧贴身体的曲线而下，渐渐成为一条仿佛从左肩垂落下来的裙子。

阿 波 罗

几条大蛇缠绕着用月桂树叶编成的花环，花环还在颤动。这座雕塑刚刚完成之际，很可能是绚丽无比的。雕像的头与手臂的修复者，按右侧肌肉线条的暗示，使阿波罗的手臂作抬起状，仿佛在为弓箭的百发百中而庆贺。工匠们似乎运用想象去仿效为“罗德由斯的阿波罗”所优美地描绘的“里希安阿波罗”之情景。阿波罗优美的躯体放射的眩目光辉照耀着幽暗的黑海。他四肢的动态、精力与天神般的生命力，仿佛宣告了一个永生的精灵的存在。

（徐文惠 译）

论 爱

什么是爱？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问那些活着的人，什么是生活？问那些虔诚的教徒，什么是上帝？

我不知其他人的内心结构，也不知你们——我正与之讲话的你们的内心；我看到在有些外在属性上，别人同我相像；惑于这种形似，当我诉诸某些应当共通的情感并向他们吐露灵魂深处的心声时，我发现我的话语遭到了误解，仿佛它是一个遥远而野蛮的国度的语言。人们给我体验的机会越多，我们之间的距离越远，理解与同情也就愈离我而去。带着无法承受这种现实的情绪，在温柔的颤栗和虚弱中，我在海角天涯寻觅知音，而得到的却只是憎恨与失望。

你垂询什么是爱吗？当我们在自身思想的幽谷中发现一片虚空，从而在天地万物中呼唤、寻求与身内之物的通感对应之时，受到我们所感、所惧、所企望的事物的那种情不自禁的、强有力的吸引，就是爱。倘使我们

推理，我们总希望能够被人理解；倘若我们遐想，我们总希望自己头脑中逍遥自在的孩童会在别人的头脑里获得新生；倘若我们感受，那么，我们祈求他人的神经能和着我们的一起共振，他人的目光和我们的交融，他人的眼睛和我们的一样炯炯有神；我们祈愿漠然麻木的冰唇不要对另一颗心的火热、颤抖的唇讥消嘲讽。这就是爱，这就是那不仅联结了人与人而且联结了人与万物的神圣的契约和债券。我们降临世间，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某种东西，自我们存在那一刻起，就渴求着与它相似的东西。也许这与婴儿吮吸母亲乳房的奶汁这一规律相一致。这种与生俱来的倾向随着天性的发展而发展。在思维能力的本性中，我们隐隐绰绰地看到的仿佛是完整自我的一个缩影，它丧失了我们所蔑视、嫌厌的成分，而成为尽善尽美的人性的理想典范。它不仅是一帧外在肖像，更是构成我们天性的最精细微小的粒子组合^①。它是一面只映射出纯洁和明亮的形态的镜子；它是在其灵魂固有的乐园外勾画出一个为痛苦、悲哀和邪恶所无法逾越的圆圈的灵魂。

没有比不分青红皂白地施刑或施死刑（而这种处罚并非对感化和阻止犯罪不可缺少）更加首肯了人类的非人化、非社会化的冲动。一般而论，越是行刑宽缓的民族，越是以犯罪率低而著称，这几乎是有口皆碑的。要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残暴的行为和对社会约

① 这些词是辞不达意的、玄学的。词大多如此！——无可奈何！

束的蔑视与对人类生命的轻视之间的联系。我们看到，脱胎于野蛮、暴力的政府，除少数例外情况，其专制程度与其残忍、血腥程度成正比，而其子民的风俗习尚也与政府的精神相吻合。

有一种观众对死刑示众没有任何憎恶，相反倒有一种沾沾自喜的优越感和消恨解气的满足感。毫无疑问，这种人对最不祥的感情会感到够刺激而兴奋不宁。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自己内在的、实在的价值优于那个环境促成其毁灭的牺牲品。因此，这卑贱刻薄的小人便为自身相对的“德行”而自鸣得意——他俨然成了支撑赛劳姆水塔^①使之不倒塌的人，是基督在整个撒马利亚^②找不到的，在灵魂深处向那犯了通奸罪的女人投掷第一块石头的那种人。英国流行的宗教以我曾援引其优美情操的杰出的人^③而得名。任何人只要揭开基督教教义的面纱，就会感到其精髓与这种幸灾乐祸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

（徐文惠 译）

① 赛劳姆塔：据《圣经》记载，是耶路撒冷东南角的水池。约翰福音中，基督让一盲人去赛劳姆水池洗濯，因此使其双目复明。

② 撒马利亚：巴勒斯坦古城名，曾为古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有时用来指整个以色列王国。

③ 指耶稣基督。

论 生 活

人，就是生活；我们所感受的一切，即为宇宙。生活和宇宙是神奇的。然而，对万物的熟视无睹，犹如一层薄薄的雾，遮蔽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自身的神奇。我们对人生倏忽不定的变幻赞叹不已，然而，它本身难道不正是伟大的奇迹？同人生相比，帝国兴衰、王朝更迭何足挂齿！同人生相比，宗教体系、政治体制的兴亡又何足轻重！同人生相比，我们所定居的星球的演变算得了什么？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人生，这伟大的奇迹，我们叹为观止，只因你如此奇妙无比！我们姑且就让那薄薄的雾（我们对这层雾，既了如指掌，却又感到变幻叵测），遮蔽我们的视线吧，否则，我们的惊异感会吞没、惊惶那引起惊异的客体！

倘若有任何一位艺术家，仅仅在心目中想象出太阳、恒星、行星诸星系（假设它们不曾在世间存在过），又用语言或画笔描绘出今夜的天穹所呈现的景观，然后以天

文学家的智慧对诸星系进行阐述解释，那么，我们会对他推崇备至的；如果有任何一位艺术家，凭他的想象勾勒出地球的景致：山恋、海洋、河流、草木、花朵、森林中形形色色的叶子，日落日出时的云蒸霞蔚，混浊清明的大气中的色彩层次（假设这一切以前也不曾在世间存在过），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会对他惊叹不已。如果以 *Non merita nome dicrtalore, se non Iddio ed il poeta*^① 来称赞这位艺术家，这实在不是出于虚浮的吹捧。然而，此刻，人们只是不经意地打量着这一切——日月、星辰、山川、河流、山脉……，而以极度的快乐意识到这一切的人则被盛赞为“教养良好”、“卓而不群”，芸芸众生对此是漠不关心的。这就是人生，包容一切的人生在人间所受的待遇。

什么是人生？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都会在脑海中涌现，而我们便运用言辞来表达它们；我们降临到世间，然而，呱呱坠地的时刻早已被我们淡忘，婴孩时代不过是记忆中破碎的残片。我们活下来了，可在生活中，我们失却了对生活的领悟。如果以为透过我们的言辞便能洞穿人生的秘密，这是何等狂妄自大！诚然，言辞倘若运用得当，的确能使我们明白自身的无知，不过仅此而已，而这已足人愿了！因为，我们无法回答：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来自何处，又欲往何方？降临世间是否即为存在之始，而死亡是否即为存在之终？诞生

① “除了上帝与诗人，无人配称创造者”。

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呢？

精密抽象的逻辑学，抹去了涂在人生表面的那层油彩，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的人生画面。然而，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画面，人们却已经习以为常，只感到它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有哲学家宣称，只有被感知的事物才存在。我要承认，我自己就是这一学说的赞同者。

然而，由于这一论断与我们固有的信念背道而驰，我们固有的信念便千方百计地与它抗衡。在我们心悦诚服之前，我们的脑海里早已有这样一种定论：外在的世界是由“梦幻的物质”构成的。通俗哲学这种荒谬绝伦的意识观与物质观，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产生了致命的后果。这一切以及这种哲学在万物本原问题上极端的教条主义，曾使我一度陷入唯物论。这种唯物论对于年轻肤浅的心灵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体系。它允许信徒谈论，却“豁免”了其思索权。不过，我所不满足的是它的物质观。我以为，人是一种志存高远的存在，他“前见古人，后观来者”，他的“思想，徜徉于永恒之中”，与倏忽无常、瞬息即逝绝缘。他无法想象万物的湮灭；他只在“未来”与“过去”中存在；无论他真正的、最终的归宿如何，在他心中永远存在着一个精灵，与虚无、死亡为敌。这是一切生命、一切存在的特征。每一个生命与存在既是圆心，同时又是圆周；既是万物所指向的点，又是包含万物的线。这种观照为唯物论及通俗哲学的物质观、意识观所不容，然而，它与智力体系却是相投的。

冗长地介绍早已为探索的心灵所熟知的观点显得可

笑。一个论题深奥的作者尽可以对他们发表演说，或许在威廉·德拉蒙德^①的《学术问题》中，我们可以找到对智力体系最清晰有力的论证。经过他的一番讲评，再用其他言语来转译就显得徒劳无益了，这种转译只能丧失原作的生动与贴切。如果人们一个论点一个论点、一字一句地审度德拉蒙德论著的整个推理过程，最明智的人不难发现他思想的混乱，他的推理并不最终导向论述过的结论。

然而，承认智力体系可以成立之后，接下来又是什么呢？智力体系并没有建立新的真理，对于人的天性的外在表现或天性本身也没有更新的发现。它旨在形成一种哲学。作为这个日益更新的时代之先驱，这种哲学任重而道远。智力体系朝着它的目标前进了一步，它致力于消除谬误及其根源。它留下的空白，往往是政治、伦理问题的改革者所应留下的。它使人的意识获得一种自由，倘若不是由于人们对于言语及符号——人的意识本身创造出来的工具的误用，这种自由就会发挥作用。符号，这里作广义理解，既包括该词通常的意义，还包含我所特指的意义。在特指意义中，几乎一切熟悉的客体都是符号，不是象征这些客体本身，而是代表其他事物。这些事物具有启示一种思想的能力，从这种思想中，可导引出一连串的思想。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

^① 威廉·德拉蒙德（1585—1649）：苏格兰第一位用英文写作的诗人。